

卷二十三 事語 海王 國蓄 山國 山權



管子集註

管子卷第二十二



房玄齡

劉績

補注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相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
 數相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
 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宰大夫少宰不若此
 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
 此言上用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相公曰何謂
 則下為之

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六千
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采甸臂
之相使也故淮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石憂彼
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
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
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秦之
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相公曰善

相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佚
非其人何不困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

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續按委委積也無食則

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

言非也管子曰歲歲一十年而十也歲歲二五年而

十也穀十而守五絲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歲懸

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

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

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

與故佚田之言非也相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栢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
 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栢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
 唯官山海為可耳栢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正其業栢公曰何謂正鹽
 筴也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
 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三升少半少半猶少薄也大女食鹽

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少男小女也此其大曆

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釜十三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

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

十也分疆半疆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

之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

之釜七百六十八斤為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

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

男大女之所食筴之商日二百萬筴為偶對也商

食筴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十日二千萬一月

之筴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萬鍾

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

萬乘之國夫男大女食

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

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益一日

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三千

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也

萬又變其稅五千四百鍾之益而藉其錢計一月每

人藉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藉之

數而比其常藉則當一

今吾非藉之請君吾子而有

二國之藉者六千萬

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

不藉於老男老女又不藉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

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

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

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藉者六

千萬人耳其常藉人

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

之數猶在此外也

則必驚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

過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鐵一刀若其事立

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鉞若其事立

服連華名所以載軺輦居玉友者大車駕必有一斤

行

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今鐵之重加一也三十鐵一人之藉也

分加一分為

刃而取之則二女之藉得

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

力一人之藉也

之五六為三十分加六分以為五而取

藉鐵之重加七三非鐵一人之藉也分加七三以爲
之藉得三非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加彌多
然則舉膺勝事無不服藉者

相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

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售鹽於吾

國彼國有鹽而羅金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也

於吾國爲售其金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也

令彼益平價爲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

求之也既得彼益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羅之釜以

也百錢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

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之類也推猶度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

業交接於若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

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

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

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

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

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故民愛可格於上

也在工高所以疆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

也在農曰租稅慮獨計也請故也○請按後輕重乙

也在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疆求也凡

有欲王霸之君去其所以疆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

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負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誑出誑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

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隘

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土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

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

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

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緩急故物有輕

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

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別註謂賈入乘民之不給有

倍其本別註給是也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

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取什一愚者有不廢本

之事廣也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銀銀等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

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

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

數君悉知之凡有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

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

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

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

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續按一本并

字下有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也不足分并財

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本謂務農而自為鑄幣

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殺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

雅其利問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其徒使豪富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

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

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

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備其本物適貴

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
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
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
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
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
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
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
萬鍾之藏藏纖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

纖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
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

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

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
人關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
而國無失利也富人之所乏君悉與人則豪適

凡王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大天故五穀

帝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要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廢也故萬民無藉

而國利歸於君也

夫以室廩籍謂之變城也以六畜籍

謂之止生是使人不斃收養也不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也以

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以正戶籍謂之

養贏贏謂大賈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五者

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

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

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

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大男有六十為大

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古之石推今之三斗三

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

人謂於操事輕重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種而戶籍也

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

也畜斂也委者謂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

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

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

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

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

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通與註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幣賤以幣與衣者與當

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

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

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

國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

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

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一曰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

相攻必以為杆格蔽目之用有功和不得鄉一作享大

臣妃於外分壤而功列陳後虜分賞而祿是壤

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

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

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

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

然后百乘可反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

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后千

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

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后萬乘可資也

玉起於禺氏

續按音虞

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

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

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

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

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

民事而平天下也

續按通典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

得有調也註若五谷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

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

於上門悉歸今人君籍家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

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

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

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

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相公曰行軌數奈何對

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縣縣之

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

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擴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

相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無此君失也

相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

上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后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續接萌田民也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

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決一作失也高田以時推

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

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

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

家委貨家曰上且隣循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

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

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

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有縣軌據穀

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

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幣在下萬物皆在上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萬物除而止國軌布於

衆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求於民謂之國軌

相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相公曰何謂官天

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絲夏民之令之所止令

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

冬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

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

諸四務相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以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未耕器械種籩糧食必取賒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籬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百及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陰田此之謂時作

相公曰善

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益鐵之筴足以立軌官相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貨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十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啟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

粟二家立貨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貨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
貨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
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器械
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
木者謂之穀賊官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
器非山無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擿以下
者為柴菴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推擿之奉
柴菴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推擿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
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
服重相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脩其宮室
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
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
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
地之權亡相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

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糶糶

延反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

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

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

三十一年而歲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

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墜古地凶旱水決民無

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相公

曰善

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績

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

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

以二年之粟顧之立幣洛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

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

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諫此刑罰之所起

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

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

相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曰大豐則歲分既亦

歲分相公曰既者所以益也何以歲分管子對曰隨

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
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筭
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
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
筭者有畝從中千畝之筭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
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為大

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
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之大
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
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淮平其流動於未形
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
之筭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歲四
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

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對曰君不高仁則固不相敬君

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唯道相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蓄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隤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措而咨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相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

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
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
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聞之日受之故
君無失時無失筮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
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
不相亂此謂君揀

栢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
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
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栢公曰何謂以數

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
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三國
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栢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
患咎

栢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
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復得事君此晉之
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

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相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筭盡於此乎管子曰

未也將御神用寶相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穿地此檢數百里之

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相公曰何謂得龜百里

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

循置之也乎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命

邪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曰東

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

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若勞

若以百金勞賜之也之龜為無貲是也是龜至寶而而

藏諸秦臺秦臺高一日而亶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

立龜為寶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

號曰無貲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可以意料君丁

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

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也丁氏北鄰壽拜

入粟不敢受實質相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

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也

穀也。新遠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
之食相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
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
國安行流。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
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
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
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
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
斂收下無願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
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
奉器械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
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
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
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
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

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
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相公曰善
相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
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相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
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
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
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歲於上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方士輕其死請
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相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
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
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
之屬也相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
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
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
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積重而出矣
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夫

于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也諸侯受而官之連
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
盡志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
失其權也相公曰善

相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相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
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
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
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
之邑必有千鍾之歲歲積千萬千室之邑

必有千鍾之歲歲積千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秦秋國

穀去參之一也去減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

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

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財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
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

糴三拾一中熟糴二拾一下熟中分之蓋秦春國穀

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橫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

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

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春秋穀貴之時計
以穀賦與人秋則

其幣雖故此令本意收其穀人重之相因時之化與

既無幣請輸穀故穀歸於上矣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

無不為國筮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賤收穀也四時之輕重無

不以術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

於君歲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選之大夫獨

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

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

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而天下

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

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

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

不得以富侈以重歲輕國常有十國之筮也故諸侯

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謂之數應

相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

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筮守一縣以

一鄉之筮守一鄉以一家之筮守一家以一人之筮

相公曰其會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

一縣中田之筮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筮一家必有一

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
為無伍相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歲於民霸
者歲於大夫殘國止家歲於篋相公曰何謂歲於民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
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
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
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
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
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

事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
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
姓四織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
列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相公曰何謂奪之以會
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者歲
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者夫
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之
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重
數也以鄉重而獲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皆

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相公曰善
相公問管子曰昔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畷而散大
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壘
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
以織為縵綃而黜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
已矣謂之國會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相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世為祧故伏尸滿衍兵法而無止輕重之家復以
於其間故曰母子人以壤母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
與四時廢起聖人與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
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德也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
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
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
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相

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乘馬所謂德乘馬者

而洩重管子對曰士受六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

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貨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

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筭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

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君

實鄉州歲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伯國尚用周制曰某月

某日苟從費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曰而決國筭

出於穀軌國之筭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自受

之幣則穀之價照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

以華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幣

有負公券之債若其相稱之類

若皮非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一庸者令

日除其簿書耳此皆君上一切權也計

之本肯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

可易為理也今乃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

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

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

數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
縣數管子對曰狼壯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
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筭哉相公

曰何謂通國筭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質直事若其事唐國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什倍異日此出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筭也謂之通。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泥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決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等入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歲國

穀三分之一泥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決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卞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相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特行捫牢之筭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無用

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講之
國薄

管子卷第二十二

